gift

晦軒先生實紀卷之五

附錄

祠院下

臨江書院 長湍

開基祝文　　李植 澤堂

維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三月二十二日德水李植使本府儒生某敢告于土地之神伏以高麗晦軒安文成公謹齋安文貞公我　朝金慕齋息齋諸先生之墓皆在府地一舍之近而牧隱李先生嘗退居于是境流風遺韻在人景行者玆迄數百餘年本地士

民咸願建祠立院歲時享祀朝夕藏修以爲尊賢育材之所玆擇吉壤并涓良辰薦此菲薄冀蒙歆佑謹告

士林上本府書 縣監許瞯製

竊念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無言語之諄諄道無形象之可法故惟聖斯出剖析幾微或以爲形或以爲說以示人入道之門修德之基而固不可以家諭戶曉故王宮國都以及閭巷之學所由設也天東一域僻在海隅聖學無聞自殷太師遇明夷而東東土丕變然得太師之道以及於人者惟我晦軒安先生一

人而已惟時我師當麗朝尚佛之日慨然刱成學校
之制闡明爲人之術則吾東方道學之倡實自我師
猗歟盛哉嘉靖癸卯年間周愼齋世鵬宰順興卽公
平昔講學之所建廟立院而尊尚之則亦吾東國書
院之始也自是厥後四方學者知尊先師一有賢人
君子遊息之鄕則其鄕之士莫不景仰遺躅立廟而
俎豆之者亦倣於此也况我長湍松南口泉卽晦軒
先生體魄之攸宅亦豈可以一遊息之比哉顧吾湍
鄕貿貿特甚未有揭虔安靈之所玆豈非一鄕之所
羞耶今幸合謀於同壤之士建此晦軒安先生廟院

將以爲崇賢講學之所焉敢具事由先聞閤下

士林通太學文

竊惟書院之設其來蓋久刱始於南唐立規於趙宋大闡於　皇明卽今上國各省州縣在在建廟不啻數百千區矣苟其曠世眞儒有扶彝倫固元氣之功者及其歿後其在廬閭與邱墓之鄕其可無俎豆之所乎是以我東方亦倣華制在昔嘉靖年中愼齋周先生世鵬退溪李先生滉相繼知郡于豐基始就晦軒安先生遺基刱建祠院於順興廢府白雲洞則諸道各邑繼此設院專饗儒先者遍于國中吾黨之士

蓋已接武而蔚興庸詎非本　朝崇奉儒賢嘉惠後學之效歟長湍爲邑介在兩都之衝仍麗朝三輔遺俗而域山川襟抱之勝言其邱墓則有若晦軒安先生及安謹齋韓柳巷金慕齋息齋四先生衣履之藏存焉言其廬井則有若牧隱李先生三十年棲寓之墟可尋言其往來則有若自菴金先生與慕息齋師友切磋相長之地亦可訪矣尚論其人德行文學之懿尊道敍倫之功皆卓卓有立可以徵諸文獻矣嗚呼千秋九原旣不可作而盛德巍功終不可忘然則圖所以繕堂楹而報祀先正列齋廡而延集青衿相

與欽崇其道學節義文章行誼者烏可已也生等樸陋寡聞包蒙未擊身被菁莪之化粗識景仰斯文迺者敬爲七先生立院於臨津之上鳳岑之下負陰向陽塽塏顯敞詢諸少長不謀同辭僉曰吾鄉之到今舉斯役尚云晚矣玆以不量時絀惟鳩功是急募民輸材方立廟宇講堂顧以壤地不饒邑里俱瘠功費浩穰財力綿薄竊恐九仞爲山未免虧于一簣凡在好德尚賢之士孰不欲顧助其萬一乎伏願僉尊垂諒區區之意特爲勸勉之擧布告八道學校若書院諸君子俾各量力裨補隨便轉致勿以爲猥僭而加

之意焉得以副此志願完此工役則庶幾藏修於斯
牲爵於斯窮鄉下邑丕變爲鄒魯洛閩之俗矣是豈
但生等之幸也抑亦爲斯文之幸也右文通于太學
館

院長請狀　　李裕身禹貞河等

伏以云云顧我臨湍賀賀特甚然有若晦軒安先生
暨安謹齋李牧隱韓柳巷金自菴金慕齋思齋諸先
生或安體魄於斯或寓杖屨於斯餘教尚存古老傳
說至于今亹亹不忘況諸先生道德事功節義文章
亦且昭揭傳乘則臨湍一鄉之士莫不欲揭虔妥靈

以寓欽式之意者厥惟久矣何幸今日鄉論齊發衆心允合鳩財出力必成後已第念刱造書院斯文盛舉必以諸生素所景仰之賢爲其院長之任然後可以一衆志而重斯役矣伏惟閤下雅望素著中外所仰一鄉之論不謀而同院長之望歸之於閤下玆造門屛以書爲贄伏願閤下恕其僭越諒其誠懇使之得畢其所懷而指教之則斯文之幸也 右金相國瑬沈相國悅金相國堉東陽尉申翊聖禮曹判書李植大司憲兪伯曾大司成李楘刑曹判書洪茂績

太學通諸道校院文 李廷夔製 李杭等

我東自殷太師受封始被仁賢之化逮至三國干戈

紛亂薛崔之賢不過章句之末詞藻之華而已其於
聖門之學蔑蔑乎無聞王氏之季學校頹崩佛教又
熾惟我晦軒安先生生於此時慨然以倡道興學衛
聖闢異爲己任納田宅臧獲以養學徒掛孔朱眞像
以致景慕購來六經新書以教諸生陋俗一變儒風
大振士皆知宗孔朱而拒邪淫東表之人至今受其
恩牧隱李先生又繼而作趨庭承訓傳襲詩禮掌教
成均成就羣賢遂學雄詞爲一世之宗師純忠貞節
起百代之激仰至於謹齋安文貞公淵源有自孝友
忠勤著於當時柳巷韓文敬公才姿夙就經術行義

顯於士林若慕齋思齋自菴三先生皆以己卯之名
賢蔚有斯文之聲烈凡今後學孰不爲之慕仰而況
臨湍一邑卽晦軒謹齋柳巷慕齋思齋五先生衣屨
所藏之地而牧隱先生三十年棲寓於茲廬井之墟
尚可追尋自菴先生與慕齋往來切磋則湍邑一鄉
之士想像其遺風緬仰其餘教終不能諼而思欲立
院而尊奉之俎豆而酬報之者蓋已久矣近幸鄉論
齊發鳩財營建於臨津之上鳳岑之下縉紳儒士實
多協力共助而適值歲荒不無時詘舉嬴之歎深懼
其不得完了盛舉爲吾黨多士之恨茲敢以赫蹏通

告于列邑校院諸執綱有司僉位冀其隨力相助補其萬一噫惟今環東一域衣冠之倫誦法孔朱得免他歧之惑者是誰之賜也則於斯役也詎不樂聞而爲之助耶凡我僉君子共垂鑑念

春秋享祝文　李植

上接箕統下啓羣蒙功深繼開百世儒宗

上樑文

粤自庠序設而山院之學興俎豆始而鄉賢之祀廣仰先賢大鳴於二代伊奧區側近於兩京美哉薰德之鄉巍然虔揭之所惟昔晦軒夫子蔚爲海東儒宗

闢邪拒詖薙榛蕪於箕甸興學養士盛棫樸於壁宮衛道之勤由於聞道之早尊聖之篤本於希聖之誠若文貞嗣竹溪之淵源而儒雅有柳巷之繼作忠勤孝友自家而推政術詞華惟器是適礪匪躬之節則金石比誠陳造膝之謀則蓍蔡讓智俱載方冊大闡風猷剏當麗季之荒屯乃見牧老之挺特純忠亮節矯鸞鳳於崑岡邃學宏詞森壁奎於霄漢屹狂瀾之砥柱儼大冬之雪松逮我鮮文運休明在己卯士類彬蔚惟慕齋伯仲之並出暨自菴師友之同時折柳進規幾多叔子之啓沃憩棠布政咸頌名伯之句宣

激濁揚清冰蘗其操鏗金戛玉黼黻其文雖經濟未究於當時卽聲烈丕振於來世夫何臨湍百里之地獨有汝南諸賢之風東瞻廣川下馬之陵如昨南望廬岳騎牛之谷尚新山川於焉炳靈風俗猶夫爾雅龍門之餘韻不昧鹿洞之頹址可尋崇德尚賢自國人皆知矜式建祠設院在鄉里尤切追思朝臣樂聞而同聲多士畢力而將事山環水抱面勢協於陰陽土剛材良經構合於矩度幽邃岑寂足以妥明靈遊息藏修足以廣學業是謂地以人勝誰云古與今殊輒採胄子之歡謠共贊兒郎之善頌兒郎偉抛樑東

一派澄泓繚玉虹自有浴沂遺想在春深春服試春風兒郎偉抛樑南百尺巖阿逗碧潭麗日和風宜眺望漁村水市帶煙嵐兒郎偉抛樑西山外淸江江上堤欲辨此間眞意趣秋陰淨盡夕陽低兒郎偉抛樑北雪裏危峯撐北極仰止彌高不可攀巖巖氣象須心得兒郎偉抛樑上太史曾奏星象奎壁餘輝動至今詵詵紳佩爭環向兒郎偉抛樑下官道如絃界平野日下長安去不迷往來誰是知津者伏願上樑之後士知向方鄕習爲善文章道德攀往哲而同歸格致誠修仰先訓而爲的下學上達眞源酌而不竆

後樂先憂素履往而無咎依香火而展敬降格洋洋瞻棟宇而增懷顒仰惕惕斯文不違是矣吾黨尚愼旃哉

重修上樑文

金壽恒 文谷

居是邦事其賢者永篤沒世之思因故廟易而新之聿循多士之議矜紳騰賀輪奐增輝竊觀臨湍之奧區久襲君子之遺化闢邪衛道晦翁獨倡於前宏學純忠牧老大鳴於後功存泮水之樂育文起左海之衰微至若金慕齋思齋正類程伯子叔子行藏言論卓爲己卯之完人學問淵源直接寒暄之正脈由麗

朝而至昭代數百年來以一鄉而有四賢前後輩出雖典刑之已遠尚軌躅之可尋穿樹荒原魏然繫牲之石寒林斜日宛爾賦鵩之墟依俙杖屨之遊某邱某水密邇衣冠之藏難弟難兄肆建合饗之祠肅係瞻依之地人皆觀感不翅門弟子親炙之時德爲宗師豈但鄉先生可祭於社第緣土工之不固未免榱棟之易傾上雨傍風曷彝伊安靈之所東膠西序無復庇士之歡惟斯文所賴而無存則此宇不修且壞神若有相自致工集而士趍役不煩公寧論擧嬴而時詘定規模於新構爰倣白鹿之重修仍面勢於舊基不

用青烏之改卜釋經敎事未不日而成之崇德尚賢有遺風之存者所以無廢後觀豈非將多前功廈屋渠渠竹苞松茂扃除肅肅杏古槐新斯所謂地不忍荒井不忍廢寔可見水若增廣山若增高將舉脩樑式陳善頌兒郎偉拋樑東曈曈初日照隱東偏荒僻作文明地卻喜如今道在東兒郎偉拋樑西微茫煙樹水村西沙頭多少迷津客怕見前山日已西兒郎偉拋樑南一條官路走東南從知大道直如此聖訓千秋卽指南兒郎偉拋樑北羣山疊翠來從北巖巖氣象邈難攀瞻仰長如斗在北兒郎偉拋樑上飛甍

突兀浮雲上治平灑掃本同功下學由來可達上兒郞偉抛樑下澄波滾滾環階下高名江漢與同流緬挹遺風百世下伏願上樑之後文敎丕闡賢才蔚興金火迭遷奉俎豆而罔缺圖書俱在仰型範而克遵方領圓冠一變鄒魯之俗升堂入室終作邦國之楨用彰 聖明作成之休不負先正訓迪之意後學安東金壽恒謹撰

賜額時禮曹回啓 肅廟朝甲戌

曹 啓目帖連 啓下是白有亦觀此幼學柳格等䟽辭則麗朝文成公安裕文靖公李穡我 朝文敬

公金安國參判金正國道德文章節義名行表表在
人耳目蔚爲海東儒宗安裕金安國金正國墳墓俱
在本府李穡則乃其數十年遊息之地舊基尚存遺
範不泯乙仍于一鄕士子以其尊慕之意刱立院宇
以妥四賢之靈而適値多事之時未準宣額之請請
降 嘉命宣賜院額亦爲白有臥乎所今此四賢或
以文章節義或以道德行誼俱爲一世之名儒實是
百代之師表故旣有立祠之處俱已 賜額則今不
當許其疊設是白乎矣此則或是體魄所藏之處或
是平生棲息之所則其在後學景仰之義當爲一鄕

矜式之所是白乎等以從前如此之處不以疊設有所拘礙是白乎於學者輩尊慕之誠久而彌篤前後陳疏必以準請爲期則其在 聖朝崇賢重道之道似當特許 恩額以慰多士之望是白乎矣事係恩典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八月初八日右承旨臣金構次知 啓特爲 賜額爲良如教

道東廟 谷城　　後孫克權 蒼崖

萬曆己亥先生十四世孫應昌瞻謁紹修院傳寫眞像三本一奉于臨江院二奉于家廟崇禎後丙辰道內章甫與本孫琥奉應昌家廟所安一本而南歸立

廟於谷城承法里戊午功訖十月二十日奉安以春秋季月享祀

上樑文　崔是翁 東岡

乃審厥像仰典刑之無虧載啓仁祠欣瞻依之有所息其居處奉我烝嘗竊惟廟宇之肇開寔乃禮家之攸重豺獺猶知報本矧爾人斯犧牲足以祭先方可蘋蘩矣顧瞻樑桷而起敬起孝陳設俎豆而如見如聞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道尊天下有是性者皆尊然而信者宜莫如予子孫息之切者必有格於祖考相方視地嘉作廟於田侯揭虔妥靈美修廨於孔宰

龜鑑不遠鳳德寧衰伏惟晦軒先生生際道東功加
學北德如彼也溯閩溪之眞源文在玆乎接賀師之
遺緖走卒皆知司馬幾手額於蒼生夷虜必問富公
作股肱於黃閣獨善兼善之俱盡天道人道之旁通
大賢不世出焉曠百世而興慕小子有所造也配五
聖而明禋乃是風教之所共尊實非雲仍之所私幸
然有潑愛而不忍捨者豈可泯沒而無所傳乎公像
在堂宛在朝之一揆音容隔世如隔晨於千年一幅
綃一角巾煒煌絳紗籠之幾世三上香三祭酒氤氳
白茅縮之多時乃者公之耳孫念其鼻祖曰應昌曰

琥奉以陳辭惟時弼惟項因之周度廟可以觀德矣可闕先立之儀像不爲無助哉不替後昆之孝工匠木石之咸具伯仲朋儕之畢來肆涓吉辰敬用季月但恨乏長杠之巨筆莫能述短唱於脩樑是翁本以外裔之微會叨內相之顯是亦積德餘慶敢曰鷺遷遂乃忘拙構詞竊效燕賀拋樑東方丈千峯指點中先生道德與之敵不盡淸芬湖海風拋樑西鵠山萬仞俯淸溪眞儒已去遺風在千載三韓物色齊拋樑南鴨綠寒流色勝藍春猿秋鶴吟飛處彷彿精靈與笑談拋樑北杠岳退之如在目請看遺像戀君容廟

貌依然向北極抛樑上烏翼翬飛爭俯仰要識先生素抱淸滿天星月光輝朗抛樑下冠童咸集何爲者烝烝孝祀執籩豆錫類應知不匱也伏願上樑之後溪山不老民物長春瞻之在前肅淸高之眞像貽厥有後長隣近於先祠

釋菜設行　後孫重夔 海史

本院自撤享以後移奉眞影於谷城梧枝本孫家春秋奠獻私伸情禮矣去壬寅奇寢郎宇萬與道內章甫詢謀僉同以朱夫子爲主壁先生奉于東壁仰體先生平日尊慕之意釋菜之儀節祭品一依滄洲精

舍古規禮畢諸生退而讀法講論以每歲春秋仲月中丁元定

朱夫子眞移繪祝文　奇宇萬 松沙

云云夫子道東文成是承晨夕拜像以致欽崇後賢獨妥典禮有闕士林詢謀式圖虔設玆諏吉日移繪開光伏惟尊靈冀垂鑑諒

朱夫子眞奉安告由文

云云自道之東東以華矣家尸戶祝罔報嘉惠剡伊道東文成揭像緬言文成贍像宗仰事亡如存厥初敢忘恭玆移繪師生同堂式瞻儀形來學有光伏惟

尊靈永世是憑

晦軒安先生從祀告由文

云云朱道東來先生是功是以象設廟曰道東緬昔先生惟朱子師如侍函席揭像依歸純陽秉德寘茲東方有來千世寔宜同堂睠彼北壁典禮有關先生是悼來士齋鬱茲謀於衆奉以周章庶慰先生吾道益光

春秋享祝文

維崇禎紀元後二百六十有五年歲次壬寅二月壬辰朔十六日丁未後學某敢昭告于先師徽國文公

晦菴朱先生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先
聖先生乃作亦集羣賢註釋六經啓佑來萬吾道既
東晦軒有繼傳心以是厥有恒言欲學仲尼先學朱
子晨夕拜像以終其身實光吾東庸闡斯道於千萬
世惠我無疆院宇舊邦揭像瞻慕羣居伊始同志鼎
來推本撥原厥初敢昧尚冀昭格奠以告虔傳之方
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恭修釋菜之禮謹以晦軒安
文成公從祀尚饗

寒泉祠 松京

士林通衿紳文 魚用九等

在昔勝國之末佛教熾正學衰晦軒安先生生於其時慨然以倡道闢邪爲己任建議朝堂大修學校教養生徒以爲朱子孔子後一人欲學孔子當先學朱子棄室奉朱子影幀朝夕瞻謁又購來朱子所註經書於江南自是東方始知有朱子之學而陋俗丕變儒風蔚興則莫非先生肇倡絕學丕闡正道之功也門人權菊齋先生又建請印布朱子集註而相與講討再傳而得牧隱柳巷圃隱諸先生發明師旨扶樹世教以啓我 朝文運之盛此吾東道學之淵源而皆本於先生首尊朱子之功也麗史地誌及先輩文

字昭載其事可按而知也松京龍山之下有所謂寒泉洞洞傍有晦軒先生舊址洞中有菊柳兩先生講讀之書堂基牧隱故宅又在其近四先生遺墟未必接垣連屋而俱在一里之內鄕人之指點久矣噫想念洞號可尋紫陽之墜緖顧瞻故址如承四賢之遺風而年代悠邈尊禮無所不但故都人士之咨嗟興感環東土冠儒服儒者孰不爲之景慕而慨歎也近幸京外士論之齊發卽其洞立祠宇奉安朱夫子眞以追晦軒之故事又配以晦菊牧柳四先生以寓山仰之懷伏願僉君子齊聲同志以爲竣事之地幸甚

春秋享祝文　趙有善

考亭之緒東方攸宗重稽斯地永服厥功

門人

權溥字齊萬安東人號菊齋忠烈朝登第官僉議政丞永嘉府院君謚文正性忠孝嗜讀書至老不撤先生卒後又請刊行朱子四書集註勸進後學李稼亭穀李樵隱仁復白澹菴文寶李益齋齊賢皆其門人也李仁復字克禮星州人兆年之孫官府院君謚文忠志操正直終身不事佛○白文寶字和仲官典書謚文簡嘗上疏斥佛請講天人道德之說以明聖學○李齊賢字仲思瑱之子公之女婿師事公以倡性理之學相五朝王在元時權斷國事賴以安謐謚文忠韓柳巷脩李稼

亭亦從學◐李穀字中文韓山人官贊成事謚文孝又出益齋之門研窮經史一時學者多取正焉◐李穡字穎叔稼亭之子號牧隱官侍中謚文靖學於家庭爲時儒宗鄭圃隱夢周朴潘陽尙衷權陽村近皆其及門者也陽村集曰牧隱早承家訓儒生皆從之若圃隱鄭公陶隱李公三峯鄭公潘陽朴公茂松尹公皆其升堂者也鄭道傳撰陶隱集序曰牧隱早承家庭之訓延引諸生其見而興起者烏川鄭公達可京山李公子安晉陽河公大臨潘陽朴公誠夫永嘉金公敬之密陽朴公子虛永嘉權公可遠茂松尹公紹宗云云奇高峯大升曰圃隱雖不全學於牧隱亦以其奬勸興起而成就云吉冶隱再學於圃隱及陽村而金江湖叔滋學於冶隱傳于子佔畢齋宗直金寒暄宏弼

鄭一蠹汝昌學於佔畢趙靜菴光祖又學於寒暄東方道學之淵源皆本於先生名賢錄云冶隱遊陽村門始聞至道禹倬字卓夫丹山人號易東登第官祭酒謚文僖爲寧海司錄碎神祠沈于海忠宣時持斧極諫入元見周易返國誦易刊行曰吾今日不負先生之遺教矣謹按先生之時五經諸子史盡備惟易經未備念念不已故公云云退老禮安屢召不起通經史尤邃於易理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人無知者閉門參究月餘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申象村欽謂首倡理學端確精專實優圃隱云

白頭正藍浦人號彝齋官僉議評理上黨君程朱性
理之書始行於中國而未及東方公在元得而東
還與先生之胤竹屋公及同門菊齋東菴諸公校
閱訓誨李益齋齊賢朴聡菴忠佐首先師受朴忠佐字
子華官咸昌府院君剛直忤權倖爲宰相儉約如布衣時好讀易至老不撤
李瑱字蘊古慶州人號東菴登第官檢校政丞臨海
君謚文定器局寬弘博通百家先生興學時薦爲
經史教授後有追慕先生詩
李兆年字元老星州人號梅雲堂登第官政堂文學
星山君謚文烈志操堅確以敢言見憚每入見王

聞儼聲曰兆年至矣整容以俟王每加威怒無敢諫者獨公指斥不諱王不悛遂還鄉出麗史○士林立祠星州退溪李先生稱道學忠節合爲一致

辛蕆靈山人號德齋官判密直司事政堂文學論文憲先生從祀時或有異議者公言某倡明正道排斥異教興學校作人材東國初有之功也從祀不亦宜乎異議者不敢復言

李晟潭陽人官典書弱冠登第不求仕進援討墳典若將終身先生薦爲經史教授後棄官歸田手不釋卷學者雲集時人號五經笥

李連松字栢心遂安人號龍溪官太師平章事遂安君謚文翼承先生遺意請建聖廟於各邑未就處又請刊五經子史布列邑校官羅山東小米四十萬斛救本國飢荒扈從忠宣王于元西王之被竄吐蕃也以主辱臣死之義仰藥于金山寺 出麗史 ○享遂安龍溪院龍溪即公之號而 肅宗朝特褒忠義賜是額

金䲺 金海人號靖醒忠烈朝登第官版圖判書以先生遺訓請於朝設列邑學校興儒化忠宣朝斥浮屠屢諫不聽遂遠田里

朴全之字德立竹山人號杏山元宗朝登第僉議政丞延興君謚文匡博通經史名聞中國忠孝兩全淸白齊家以先生遺訓復師事禹易東

尹宣佐字淳叟坡平人早魁科官典書閒居常若對賓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輒據經以對

尹安庇坡平人號斌齋登魁科官代言

徐穜利川人官執義

許冠陽川人中贊珙之孫登第官版圖佐郎

贊述 附詩律

國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丁亥之勤王庚戌之禦寇

用兵幾二十年士皆袵金革操弓矢挾策而讀書者十不一二而先輩老儒物故且盡六籍之傳不絕如縷甲辰間安文成公珦爲宰相葺國學修庠序擧李晟秋適崔元冲等一經置兩教授令禁學內侍五庫三官七品以下至內外生員皆從而學習於是縫掖薦紳之徒盡以通經博古爲事其後白彝齋頤正從元多取程朱性理書以歸我外舅菊齋權公溥鏤板四書集註以廣其傳學者知有道學矣出李益齋齊賢櫟翁稗說

文成公爲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道遂蒙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闈謙齋

射策登第由是余二人交遊最久庚子謙齋沒明年秋覩遺像帳然書其側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爲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平淡其詩空其遊東菴之門兮 出益齋集

謹齋先生之嗣今密直公穡同年進士也嘗曰吾先君三昆季由科第顯致位宰相吾子三人又皆僥倖未第族祖文成公之孫政堂公有三子亦皆登第云云文成公事忠烈興學校作成人材文章之盛近古未有 出李牧隱穡文集

自契丹兵後學校蕪廢文教墜地我外先文成公修

學校施倖錢納其奴婢百餘口至今成均館所使皆文成公之臧獲（成慵齋俔叢話）

道之大明自仲尼始其在上古人文晃闇樸如也有包犧氏契于俯仰畫而闡之既三五而三其明漸著迄于周而益明然能明于中國而不能明于萬國能明于一世而不能明于萬世夫能以道明于萬國萬世者其惟仲尼乎仲尼如日月無內外無遠近無古今道之所明神之所臨故獨以匹夫享其報於萬國萬世雖以堯舜禹之大聖亦不得與焉惟我邦在一隅聞道最晚檀降而猶厖箕來而漸晰歷二四三國

至于麗而稍明至仁宗時崔文憲始知建學然其亦竊聞仲尼之隙光人倫不得明于上小民何以監于下乎厥後安文成公始建赤幟大倡儒敎圃隱繼之學校之設遂大備於我矣內而國庠外而八路三百州郡莫不興學立廟執籩豆而駿奔走其恭敬如祀天子其爲敎大行其爲道大明大洗三韓之陋如靑天白日之無杳毫點綴雖以三代之盛不可及也融

愼齋世鵬移建豐基學校記

又曰異端之於吾道如陰之於陽夜之於晝黑之於白稂莠之於嘉禾其消長盈虛固亦其理而甚者陽

剝而爲陰晝變而爲夜白涅而爲黑嘉禾變而爲稂莠吾道化而爲異端故聖人必謹其微所謂異端者在春秋曰鄕愿而孔子始闢之後百年至于戰國又有楊墨者肆行孟子懼而闢之由秦漢迄于唐宋老佛二家大熾一千四百年有河南兩程氏出然後又一大闢廓如也然世皆知鄕愿楊墨老佛之爲異端而不知蘇氏之爲大異端彼其學譎而其言成理呑吐宇宙掯倒山河不但驚動一世而亦足以驅駕百代於是倨肆自大娼侮儒士無所顧忌至使伊洛之澤不得漸于時其狂波滔天殆不可遏厥後又百年

然後朱子大聲闢之曰蘇氏兄弟儀秦老佛合爲一人斯言一出天下始識其昏蟄而有所懼矣

謹按殷太師東封疇教浹於海域其風爲萬國最故世稱小中華其登於竹帛者名儒碩士磊磊相望仰之若衆星之麗太空三國時任沙飡強首獨以文章鳴于羅其次薛弘儒聰崔文昌致遠文昌之文動天下逮高麗其大鳴者金文烈富軾李文順奎報而止耳然未聞以斯道爲己任者其言往往淫於達摩多疵少醇忘本實眩雕綴爲可悲也甚者提童子之耳教之以詞藻惟喜其早達罔聲利取寵榮馴致驕傲使誇張恣

雖以速其顚覆不知養以孝悌忠信做積福久遠基址至於一夫燒髮禍延國家嗚呼斯道之不幸可勝言哉自晦軒公出禮晦菴遺像以倡敬學指其所向然後爲士者始知濂洛得宗於洙泗而其淵源大沛於東矣由是言之晦軒之功雖曰配晦翁可也故於竹溪誌別錄三篇上祖仲尼下及晦翁皆所以明天理抑邪說闡晦軒之志也

文成公廟前有石壁如削欲刻敬字書院諸友皆以取怪世俗爲戒且曰當自敬於心何必刻之於一石世鵬亦不敢強及見晦翁先天圖刻然後乃開示諸友

曰先天諸圖尚可刻獨不可以刻敬字乎嘗謂敬字苟之反纔苟便不敬此固晦軒之所契於晦翁者愈不可以無刻也廟院雖不得久保使此刻不至於剝落則千載之下稱之曰敬石足矣皆曰諾遂刻之

按公題甘露寺詩曰日煖庭花糝淺綠夜凉山月送微明憂民未得湔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今其全篇載輿地勝覽其憂民傷世之意溢於詠物之餘而竹溪誌獨不載此詩乃曰公之所著後世了無傳焉者何謂也豈愼齋偶未之見耶 東史纂要

高麗門下侍中文成公晦軒先生諱裕以道德事功

來許奚但安氏一門之世襲而後始克昭垂也金化安使君君子人也爲此錄備述其顚末者豈但使其後裔恃此而無憂哉蓋將以勗後人而無忝也亦所以感 國恩而圖報也此錄之傳怠于學忽于報國者非惟使君之本意先生之靈亦必痛恨於冥冥之中矣爲其子孫者敢不自勉哉使君名應昌丙戌仲冬上澣議政府領議政李景奭謹書

丙戌春余膺北關之命行到金化安使君應昌甫來見於客館仍與終夕談話則通古今達事理可與語道者矣臨別謂余曰吾先祖文成公後裔在本道者

願得護恤云余頷可而去及至營有二儒生進而言
曰竊聞使相曾按諸道皆以崇儒重道爲先務先賢
後孫之在道内者莫不延頸而望之生等雖陋亦文
成公之末裔也敢以此言進余旣諾安使君之言矣
卽行文列邑文成後裔落在道内者使之護恤蠲免
賤役矣逮余辭紱還朝復過金化則使君首謝厚恤
安氏仍示保宥錄一卷要余一言蓋以先君子爲相
時與象村申相公欽灘吳相公聯名獻議以 祖宗
受教似難擅改爲辭得免軍役諸賢相之寧失若干
軍民而欲保先賢之後者卽尊賢衛道用壽國脈之

其子孫也于今四百餘年奴婢尙有戀主之意每於公忌日各出錢布盛備祭需本館亦出木五匹養賢庫又出米以助之公之遺澤久而不泯如此夫 太學成典

申晩退言成副學晉善云吾與恥齋蘇齋頤菴皆文成公外裔也嘗謂冶隱學於圃隱陽村圃隱陽村之學出於益齋牧隱益牧之學出於菊齋菊齋又出於晦軒我東儒學始於晦軒而恭愍時牧隱聚士教之一時忠臣義士多出其門 麗儒考續

李公希儉爲長湍時檢田過一村舍見故卷記晦軒一事頗詳其赴元始見朱子書潛心篤好知爲孔門正

脈其書時未大行於燕手錄而歸竝畫其眞象舍揭之朝夕瞻謁以致景慕嘗言朱子之功可配仲尼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其後與元學官論性理合於朱子說諸學官相顧驚歎曰此東方朱晦菴也可見其有眞知而惜其所論不傳也牧隱講說咸均時稱圃隱以橫說竪說無不當理又稱鄭道傳講說同於圃隱時又有兩鄭之稱及胡雲峯四書通東來與圃隱所論無不脗合云未知與晦軒所造何如也晦軒生於天荒鬼佛之際非因師友而超然獨契於朱子之學以興起斯道觝排佛教爲己任陋俗丕變儒化蔚

興私淑而繼起者如益齋以下諸公皆是也可謂豪
傑之士爲時而生者也高麗性理之學晦軒倡始而
至牧隱圃隱益闡明而大之
安文成公裕文忠宣公益漸亦能相承吾道燦然復
明矣夫德深則人莫能識擊壤之語曰帝力何有天
功莫筭地德難測程朱既没惟我東方安文二賢能
得其傳謹按東史竭探諸賢文集則靡安文二賢吾
東方迄未免涉於醜虜之行矣 宋尤庵時烈所撰文氏族譜序
安文成公首倡正學力排佛教創立學校之功百世
可紀 獻廟特加褒錄 成宗朝因筵臣洪貴達等

建白 命修墓禁樵牧先輩多不考其時世事蹟故鮮能知其學問功烈往往專美圃隱以爲東方理學之祖而實則文成公爲尤難 李芝湖選文集

天不欲使聖道以墜地篤生晦軒安先生承已絶之道開無窮之學使吾東爲學者得知尊孔朱闢異端其爲東方道學之祖也信不誣矣 李陶庵縡文集

瞻拜先聖先師一節賢嘗微發於言端而不謂其張大至此也晦軒粟谷固嘗有此事而此事在晦栗則可於初學事體重大宜不敢輕易爲之

先生當麗季否晦之時衛聖道闢異端以啓後來道

學之源其功在我東庶不下於孟氏矣 宋淵齋秉璿文集

孔子編年朱子年譜安子年譜合刻序曰聖人之道大而博學焉而各得其所近是以及門有四科之別遞傳有八儒之分近世乃有漢學宋學之判宋學又有朱陸之異同所謂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審貫則皆所以學聖人之道本不必過於自分畛域也然從入之逕則不可不擇漢學家重考據謂朱子偏於義理陸學家重尊德性謂朱子偏於道問學然則朱子適兼二者而有之矣故八德之門以師朱子爲最得其中高麗晦軒安子之學專宗朱子以上希聖道可謂能

自得師矣東國自安子以來學風丕興於今數百年正教倡明有小中華之目通者世局奇變異說競作東國諸儒懼聖教之將墜建道統祠於硯山奉先聖像配以朱子而從祀以安子合刻孔子編年朱子年譜安子年譜三書藏之祠中以爲國人矜式問序於余余惟學問之道莫貴中庸先聖所以爲百世師正以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爲新奇過高之論故能千古循之而無弊也今之邪說橫流何莫非過於亢新亢高之流弊乎朱子之學慥慥篤實不敢稍騖高遠允爲聖學眞傳安子宗之亦同此正軌今此三譜

列先聖昔賢平生行事以示國人正如天之四時行百物生爲不言之教東方學者誠能奉爲規矱亦步亦趨吾知先正典型必能永保不墜不爲末世波流之所汨則諸君子之功不在安子下矣此余所以東望巽然不敢辭以一言進也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十月孔子七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令貽序

按高麗之立國根基專是竺教上下三四百年之間偃作禪佛世界而先生獨能皓皓於汶汶之中彼趨而吾拒人背而我尊毅然以闢異端扶吾道擔負於一身之上始刱國學鄉序之制始置籩盞

鐘律之器始廣六經子史之文以之回長夜之沉沉揭日月之昭昭則固可謂當一亂做一治而其功效之大亦豈在抑洪水驅猛獸闢楊墨之下也且夫當宋之時紫陽之學陸氏抗之每每侵奪氣勢狂鬧當時儒者不惟莫之下斥而反受浸淫撐眉弩眼之論不獨江西一派舉世靡然歸之如市而及夫胡元之時天下之學者盡墮陸幟固其壁壘則雖以草廬之翹楚會齋之大儒不免俛首服從而恭受陸家傳來衣鉢認爲洙泗之嫡傳當此之時夫孰知朱陸之學此儒而彼禪此正而彼邪

此陽明而彼暗黷耶惟先生於風雨如晦之日辨別之不昧趨向之不迷獨能排陸氏而尊朱子掛眞像而景仰之揭軒號而尊慕之其所學之正誠程叔子所謂千載之眞儒者是也世之苟能默揣先生之時世而有以求先生之志業則庶乎知先生道學之盛矣　崇禎癸未十七世孫克權謹書

次學宮韻　李滉

百世師門倡絕學儼然遺像尚留神香燈簫管歸何處聖廟千間釋菜人

答周愼齋世鵬二首

我是踈慵一病人叨蒙郡守自前春受符得遂平生
願來向雲溪謁廟眞
自闕誰能倡別人難窺斯道曠千春竹溪但欲投冠
去硏味遺經得道眞

白雲祠題詠二首

竹溪風月煥宮牆肇被　恩光作國庠絃誦可能追
白鹿明誠誰似道南康
小白南墟古順興竹溪濱瀉白雲層生村衛道功何
遠立廟尊賢事匪曾景仰自多來後頑藏修非爲纂
騫騰古人不見心猶見月照方塘冷欲冰

黃俊良

賢師千載道中興景仰高山問幾層尊禮晦菴人未有創開書院事何曾溪心印月淸光合壁裏藏書寶氣騰今古仁賢留教地令人深省惕淵氷

尹卓然

斯道從來有廢興孔門階級幾多層簞瓢昔日顏吾友風詠當年聖與曾雲洞深淵魚動躍竹岡初旭鳳飛騰燒香展拜平生幸舊染塵泥已渙氷

朴承健

祠宇新成闢穢源儼然遺像返邱園世人但道安門

慶未識斯文一脈存

賜祭時禮官吳命修

梁帝當年盡梵宮唐家闢異更誰功斯文墜地今天下吾道隨人昔海東山是文成公舊墓國猶方領會遺風秋原潔奠吾王賜貺有精靈降此中

禮官南胤寬

肅淸遺像揭儒宮興起斯文儘有功已遣大名懸斗北更敎吾道闡箕東竹溪水闊長傳派小白山高遠溯風瞻感千秋仍 賜祭聖恩偏及九原中

保宥錄

太宗大王二年壬午八月丁亥 上幸太學親行釋奠禮 教曰文成公安珦興學設教百王可範報功之典當及苗裔其子孫雖孼永勿屬賤役嫡孫則世世蠲復錄用東西班

明宗大王七年壬子軍籍時 教曰文成公安裕子孫使之別件成冊勿入講列專不舉論嫡孫東西班錄用事一依 先祖下教施行

宣祖大王六年癸酉軍籍時 教曰文成公安裕子孫別件成冊勿入講列永爲不易之典

仁祖大王四年丙寅十一月 傳曰文成公安裕子

孫亦依受 教施行

肅宗大王八年壬戌九月 傳曰文成公安裕子孫特令勿侵軍役以示尊賢重道之意

英宗大王三十五年己卯三月 令曰文成公安裕後裔勿侵賤役依受 教施行事發關於八道兵馬節度使 右副承旨具允鈺次知

正宗大王三年己亥八月兵曹判書鄭尚淳 啓文成公安裕道德之衛前聖事功之垂後世豈不誠彰明較著哉宜其百世宥之則不待其子孫之纏陳而不可使侵定賤役而況 列朝受 教明白

已成典則當此右文之日尤有所保宥之道令所
居該邑勿論賤役之意分付各道何如 傳曰依
啓施行 右承旨李義翊次知
純祖大王十九年己卯三月二十七日刑曹判書洪
義臣 啓文成公安裕後裔勿侵軍役旣有 列
聖朝受 教詳査頉給之意 分付道臣何如
啓依 允 同副承旨朴宗琦次知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判付內依 允 右副承旨呂東植次知
太上五年戊辰三月刑曹判書俞鎭五 啓文成公
安裕後孫世世錄用東西班事 列聖朝前後受

教璿墨燦煌而橫侵驛役禁斷事也令本道渡處何如 啓依 允 同副承旨洪遠植次知

跋

大君師傅安君應昌持一文字示余曰 國家以吾先祖文成公有功於斯文俾其子孫勿侵軍民載在令甲垂數百年于玆矣逮改紀之初有司建請更張論議崢嶸殆不可遏會有疏陳 祖宗朝故事者詢諸大臣先相國已去相位而首先草議諸大臣亦皆聯名以進有司之請遂詘玆不但安氏子孫百世永賴 祖宗教命亦不墜於地是誰之力歟將以 祖

宗朝教旨及議稿剳刪而行之以承寵綏之章子盍以一言識之余竊按有司之啓大臣之議或以法厲或以德懷以天之生民各授之職雖　列聖後裔尚不免充衞應役安氏子孫安可獨免之語核而近理寧失若干軍民不欲虧崇儒重道之意卽爲國家深長慮也當時不無以緩急得失之者而以國體言之得一姓爲徵輸而毁　祖宗之成命崇奬之令典較得失爲如何也然皆　聖上體祖宗之心睿算已定於上矣噫安氏子孫不可徒恃寬假之恩恬於偷惰惕念有司之言修其天爵克紹文成之遺緖則有司

亦非厲安氏者也其胥勗之癸未仲秋上澣東陽尉
申翊聖謹書

保宥何謂也爲安文成公後裔世世當宥得免於軍
役者也先生道尊德隆功存斯文惟我 祖宗朝所
以優其子孫者乃所以尊賢也尊賢卽所以尊聖也
向因三大臣之獻議我 聖上特降恩旨申明 列
聖之成憲於是乎安氏之門永有賴焉余竊以爲
聖上一言而三美俱焉篤重道之心一美也遵 先
王之法二美也寧踈軍政而保賢者之後三美也惟
玆 聖德秉史筆者固當大書特書不一書之以詔

從祀文宣王廟 金寒暄堂宏弼撰 修撰安琳墓表

文成公納館基於麗朝云者人尚稱道而文旣不載無由考據余嘗留管松京之日採訪古事於長老則麗俗尊尚竺教不知有吾道故舊日國子監果在於今所謂太平館北而荒廢已極公嘗慨然精築一室于宅後掛安孔朱眞像以爲景慕之地後以使事赴中原謁文廟學官問東國亦有聖廟乎曰我國文物祀典一遵華制豈無聖廟耶仍辨訟闡性理合於朱子說學官等大加敬歎曰此東國朱晦庵也遂寫眞以去其後學官欽差東來請謁聖廟時國子監屢經兵

燹只餘數間屋禮官乃指先生宅後[illegible]有舍謂爲聖廟元使以殿宇隘狹失泮宮制度勸王納之先生卽獻宅于朝今所稱新館是也遂移居于西部良醞洞閔拙堂聖徽松京訪古錄父師之後學校頹廢佛教大行文成公慨然以興學育材爲已任作文以曉諭之自是義理之學復明高明之士輩出我東方數千里變作禮義之邦者皆公之功也又尊慕晦菴以爲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常掛遺像以致景慕遂自號晦軒其樂道力學如此又納奴婢各百口今泮中奴婢多至一千四百餘口皆

長慮也使君之收拾文字編作此錄以爲扶植門戶百世永賴之計者甚盛意也凡爲先生子孫者敢不惕念也哉戊子季春咸鏡道觀察使尹履之謹書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兵可去也食可去也信不可去也故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國家不可無信亦明矣兵不足食不足而國家失信於民輿車之無輗無軏者無以異也文成安先生當王氏事佛之時獨尊孔子朱子以倡正道出家財購古祭

器及金石絲竹之樂始建國學圖先聖先師之像率
弟子行釋菜禮及卒從祭國學永樂中　恭定王教
曰文成公安珦有大功於國學其子若孫雖微賤毋
補兵伍蓋　先王一言之信垂於百世郡縣募丁
壯以爲兵而安氏不能免焉是兵重於信也今編民
或出布縷或出粟米以給兵食而安氏又不能免焉
是食重於信也夫兵重於信則惡得以去兵也食重
於信則惡得以去食也兵與食既不可去則國家昭
明之信又惡得以守之百世也師傅安侯應昌輯
恭定以來凡教命之保安氏者作保宥錄行於時安

侯之志蓋欲使郡縣之臣守 先王昭垂之信而無所墜也夫無其輗而能成大車者未之有也無其軏而能成小車者亦未之有也兵與食雖曰不足如之何其墜 先王之信也余讀斯錄而哀其志遂爲序以諷郡縣庚辰春嘉善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藝文館提學黃景源謹書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迥邁前古先賢杖屨之鄉暨藏修之地皆許建院腏享俎豆自高麗僉議中贊文成公晦軒安先生而始設之豈無以也先生承三韓貿貿之餘首倡絕學慨然有志於斯文使博士金文鼎

求先聖及七十子之像於中國並購祭器樂器六經子史且薦密直副使李㦃典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五庫七管諸生之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嗚呼先生當宋末元初朱子之道未甚著於東方而先生獨景慕之常揭朱子眞像因號晦軒與正學衛聖道立砥柱於頹波揭日星於昏衢後百年而圃隱鄭先生克闡之及夫我　朝五賢繼出我東道學無愧於濂洛關閩是蓋先生繼開之功也從祀於聖廡享於竹溪又享於鳳岑而又使後孫世免賤役　列聖朝崇報之典亦可謂無憾矣先生後孫應

昌甫以保宥錄之一方入剞劂請余識之先輩賢碩之撰述備至顧余蒙識謏見更何妄言而槩敘平日敬服之意云爾 崇禎四丁丑孟春日嘉善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洪遇夔謹跋

追遠

祠宇營建時告由文在京桃洞 後孫名逸

粤惟我東僻在海外正道榛蕪凡幾千載猗歟我祖挺生麗季純粹之姿瀰以篤志奮自力學研究性道不由師承獨契淵造動遵禮法莊重安和時則學額

惟尊釋迦慨然自任聖閑邪闢家立孔廟獻爲國學
旣納臧獲又置贍田珠衡玉斗奉來中原籩豆鍾磬
經子傳註廣求以備丕新學矩一見朱書潛心篤好
揭眞寫眞仍以自號謂功配孔當先學晦旣得其宗
以是訓誨維是東人始知紫陽昏衢揭日煥然大明
孝悌誠敬精思力踐循循誘掖階級不紊沛然說理
晦翁是符學源端的達彼泗洙升堂橫經討以千百
斯文蔚興一變陋俗遠溯箕師直接統緒而又再傳
以得牧圃爲能私淑益闡以大施及我邦蔚有承繼
迄無傍岐一遵朱門道學之祖罔極之恩自在勝國

酬功配聖肆我 列朝益隆褒尚肇揭祀院 璇額
昭揭蔭庇之典爰及苗裔惟茲適派中絶無嗣屢經
兵戈久闕禴祀雲仍齊顲特 命立宗重建位版香
火是供然惟祀孫貧不恆居廟貌未成風雨莫除諸
裔嗟傷爰謀建祠鳩財買宅睠彼漢師迺立寢廟其
制九架將以吉遷敢先虔告

上樑文

金近淳

伏以設庠序以教東人荷罔極之恩聚國族於斯南
洞枒孔安之制是將爲百代所仰豈直曰一門之私
粤自父師之跡失傳久矣子弟之教無聞玄龜造夏

誰識九疇之書金馬承韓徒存八條之法雞林煙月
天時屬草昧之期鵠嶺雲雷人文有權輿之兆恭惟
晦軒先生氣鍾河岳道炳日星一軌統於諸經斷爛
之餘如漢之董啓關鍵於羣賢輩出之始若宋之濂
于斯時也士昧六藝之言人趨八關之會王風委草
混冠裳於明夷法雨墜花渺津筏於未濟蓋靡靡乎
一世尚佛貿貿焉千載無儒薛弘儒之方言解經猶
有伊蒲塞氣味崔文憲之設齋訓士未聞闢榛蕪廓
如廼先生衛道心長憂時誠切誦曉雨匹馬之句依
然浴沂舞雩讀春草無人之章嚴乎障瀾砥柱衆人

皆醉莫屈原之答漁一國如狂瀞子貢之問蜡以至購夫子眞像拓夫子宮牆講抱蜀之多儀籩豆秩秩求賜魏之幾肆磬筦鏘鏘納土田臧獲而供虀鹽裒經史子集以備茶飯師嚴弟恪諸生服飲醇之教子孝臣忠武夫黜愛錢之習自三監五庫而下累十百人無不學焉歷四郡二府以來數千餘年所未有者論首倡之美則文翁之於蜀都著成教之勤則安定之於湖學尤是一宗朱子直配素王地相去餘萬里若是之遼也世相後纔四紀若是之近也夫貴耳則易忽隔手則難詳迺能潛究乎筌蹟五典之密微卓

見乎宗廟百官之美盛潭溪秋月會一揆於傳心泥
塑春風覿七分於摸影遂令海東之爲學獨免江西
之迷方賢關之步趣不陂以一身任斯道學海之淵
源克正爲萬世開太平是用蔚爲儒宗光配聖廟雖
質文之交暎禴祀長存亦雲仍之克昌珪組不替
列朝之崇德靡憾多士之誦義無窮松泉蓧衣屨之
藏厥有鳳岑之建院竹溪傳杖屨之所爰倣鹿洞之
揭規邇來宗派之寖微久致祠版之靡託違家禮世
守之法固緣子路之傷哉推國人久事之誠寧忍若
敖之餒爾肆合擧宗之論爰講特祀之儀倣一室別

立之文典憲有據表百世不遷之位體貌亦尊詢謀僉同則諸大夫曰可事力合一則萬子孫無違遂卜地於城南之桃洞相一區之陰陽堂南室北建九架之輪奐戶東牖西紳笏齊趍幸瞻依之孔邇琴書罔墜仰典刑之不遐想舊都蟬奕之榮縱異良醞之遺宅啓本朝鴻朗之運何妨淸漢之新祠將舉脩梁庸陳善頌拋梁東壁宮初日映曈曨遺澤猶存息樂泮輿人稽首曰吾公拋梁西舊京松柏望中迷簫管香燈如一夢與亾無路問招提拋梁南大嶺蒼蒼淑氣涵芬苾白雲深洞裏道東歌曲侑三三拋梁北依

舊腥塵渺中國驚屈東方朱晦菴當時學士尚知德抛梁上荒矣三韓久失嚮欲識斯文無限功羣蒙開在一人倡抛梁下一派雲溪流不舍流向竹橋仍大鳴圃翁亦是聞風者伏願上樑之後棟宇長鞏門闌益光山高水清展也魯一變至道雲蒸霞蔚美哉周多士以寧肅肅周旋勿替引於我將我享洋洋降格尚保佑於爾公爾鄉

墓祀首末敘　後孫羽濟

十月初吉即大德山先祖墓歲祀日寔故宗尊師傅應昌氏所定也蓋晦軒先生以有倡明道學之功官

致牲牢粢盛自肇創至今數百年不廢子孫所居白川最近故每定有司二人往尸之己卯余與族叔錫任氏同見定九月廿八日抵松京守塚二人來候於南門引至旅舍宿翌日又引坐南門樓進祭需貿易定式冊下市貿乾魚蔬果等物來按式監捧又有稱館主人者帶庖丁來見獻寫祝筆墨及小饌蓋留守之泮主人來主此地牛肉廛而館僕皆先生舊臧獲故此亦前例也及到齋室書送牲牢請狀狀曰長湍府伯座前恐鑑伏以文成公晦軒安先生墓山在於府地松南面口井里故例於每歲十月初一日後孫後學等會同設祭而自初有官供猪口之典禮依前題給事行下幸甚年月日祭有司安署○飯米則例於鄉校春

享時出給故不弁請翌日守塚人齊到現身逢點訖乃更衣盥手鋪席列坐辨祭需皆致恪無敢喧譁餘立而供役者亦皆奔走少無怠慢色入府者還依例題送豬已宰殺去毛亦頑而不瘠向夕盡備諸需盛于各器列置床上請有司署其封守塚人等皆於床下懸燈列坐以守直焉翌日始明張燕日于墓上行祀云云文順公文淑公文惠公景質公同祀

報本壇

祝文

今之館僕皆文成公之昔日納之于松京太學者

而逮我 朝自松京移來者也九月十二日是文成公諱日館僕等不忘舊主之恩每年設祭於是日至今不替其告文曰

維年月日成均館守僕某等敢昭告于高麗國先賢門下侍中贈謚文成公晦軒安先生伏以顯顯令德配我國學昔時家奴今日廟僕玆丁諱辰歲薦泂酌設祭雖僭戀舊則切尚饗

壇記

南有容 雷淵

余嘗攷高麗史稱安文成公內奴婢百口於太學以此得從祀夫子甚矣其言之陋也文成固有是也其

得祀不專以是王氏之世佛教大行人不知學四百餘年而後得文成公實始表章正學以開後人又百年而後得鄭文忠公而文物大備故二公皆以功德配食於夫子然文忠公成教之迹易見而文成公倡道之功難知苟不考論其淵源所自史氏之謬又孰能辨之哉歲季秋甲子太學之僕人以其牲醴饗文成公于東廡太學生黃景源曰孰嚴於夫子之堂孰明於文成公之祀而敢私饗之也非禮也公且不享僕人曰然則廢之歟周泮水東西北屋以居者孰非文成公之人也吾儕小人不敢忘公之德維是不腆

之毛萊私公於廡下以子以孫今廢之將何以自盡於公平君曰惡可廢也學之所為教使人不忘其本也若之何廢之使人忘本也古之祀神不廟則壇盍壇乎衆皆說曰諾於是相地于學之東偏墠焉祀仍季秋黃君徵文於余以記其事嗚呼修明學校以俟後之君子文成公有焉僕人之舉豈所謂小人而愛禮者歟黃君之誘人也豈弟溫厚不廢人之善其仁者之用心歟夫一事而三善俱斯可以為訓矣於是乎言

晦軒先生實紀卷之五

晦軒先生實紀跋

夫道一於古與今而其載於人心發之言語達之事行者亦一也故稽其言語徵其事行可以見其心而揆諸道雖處百世之下而論百世之上何難之有然有言者不必有德則言之或容僞也蓋久而不誠無以動人而立事事豈容僞爲而有立者乎則考言而求心不如據事而揆道也明矣我先祖晦軒先生相勝國以德業著史稱其莊重安詳人皆愛敬而當勝國之衰興學立教攘斥異端慕效朱子而爲世之倡上下 皷應一世靡然遂歸正道而授受相傳大儒繼

作儒化彬彬至于今五百有餘年矣自勝國諸賢固已推先生以爲大賢而顧恨微言不少傳惟開武人以彝倫傳一語慨聖廟之廢而憂崇佛瀆鬼之俗傳一詩皆未足以考其造道之所至故其心得之素尚論者或不之明焉嗚呼宋之末而元之初也朱子之學尚未大行而吳澄以盛名挾顯位方扇陸氏之學雖中州猶惑迷亂況偏遠之方乎先生獨知宗乎朱子而則之推以教于人蓋東人自先生始有學學必以朱子爲歸迄無他岐之惑微其心曉然於大道而然乎嗚呼箕子之教既熄數千年三國荒穢承以勝

國之尚佛務鬼武亂棼然而先生一倡正學萬姓風動惟教之從久而不衰微其心純然於躬行而然乎莊重其體則操存之篤也安詳其用則省察之熟也人愛可驗其愛人人敬可驗其敬人其殆庶幾於禮樂而宜乎感應之速也嗚呼事業之光大由於實行之高朗實行之高朗本於眞知之昭曠則不待微言之求而其道之得於心者可見矣澤風李先生曰衛道之勤由於聞道之早慕聖之篤本於希聖之誠前哲其亦於先生之事行而尙先生之心於道也歟先生之十七世孫上舍生克權甫爲先生實紀要求其

傳而請序於當世諸君子且以命余余亦先生之仍孫耳何敢有揄揚而諸君子之言又能明之矣第書處今論古跡事揆心之故以證諸君子之不妄於言而兼以提夫末之明焉者歲丙戌仲春上浣十六世孫錫璥謹跋

先生後朱子四十餘年先生時亦朱子時否也中國則陸學盛矣而朱子斥之東國則佛教熾矣而先生闢焉世稱朱子以後孔子先生以後朱子者誠不誣也先生學宮詩滿庭草寂無人蓋斥邪衛正也如元詩帝單于無限痛蓋尊華攘夷也先生生之時亦有學

士大夫何限而果有此等語者乎觀此三詩先生之
屹柱乎洪流已可知也況諭學文曰吾嘗於中國得
見朱晦菴著述發明聖人之道攘斥禪佛之學功足
以配仲尼欲學仲尼之道莫如先學晦菴先生之功
亦足以配朱子者故 列聖有從享聖廡之典諸賢
有尊奉院廟之禮此實紀之所由成而增刊至三猶
嫌其簡錯而板誤縉紳章甫會議釐正徵跋文於閭
教閭教曷敢當斯文重役所願則學孔朱者褒言僭
越書其說以諗之云屠維作噩寎之上澣後學首陽
鄭閭教謹跋

嗚呼此晦軒先生實紀也先生德業名行學問淵源俱載於是是記之述不容或疎所以四刋而至今日者也先生當麗氏之季以豪傑之才倡聖賢之學常謂晦菴之功足以配仲尼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自元以來其有道此語者乎大修夫子廟繪夫子與七十子像納土田臧獲以供諸生購書江南以資講習又繪朱子像昕夕瞻拜如侍諸左右蓋先生之生後朱子四十餘年矣旣未及周旋於皐比間丈之地而嘗至京師始見其書抱而東歸當是時神州已陸沈而浿江以東則釋氏之說充塞宇宙賊天理害人心

甚於洪水猛獸而先生所願則學朱子也益尊信其
書擬討服行不容少懈卒能闢異端似是之說使吾
道煥如也游其門者固已多斐然之士而暨乎我
聖朝眞儒輩出以啓夫禮樂文明之化東人之於先
生可謂受罔極之恩矣是故周愼齋先生以爲是心
足以繼往聖是心足以開來學是心足以爲生民立
極是心足以爲萬世開太平是誠知言矣但世代已
遠詩文之存者僅一二篇而餘皆逸焉後學之恨固
也雖然蓋嘗聞朱子之言曰聖賢之心旣有是精明
純粹之實充塞乎內則其著見於外者自然條理分

明光輝發越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由是觀之先生之文著於彝倫形於事業無適不在日月於東土凌諸雲漢而不足喩其章被之金石而不足喩其久遑論其篇什之多少而況其數間春草之愴傷教化之陵夷百年單于之歎嚴尊攘之大義至今家傳而戶誦者乎何其至哉嗚呼今距先生之世行且餘六百載六洲噴風萬漚漂幻三綱淪矣九法斁矣有識之思先生者益不勝九原難作之感而尚幸實紀重刊適于此時誠能因是而求先生如先生之求朱子則斯文庶乎其有賴世教庶乎其有補

吾黨之士盍相與勉旃玆書平日所景仰欽慕之意以復焉己酉五月丙寅後學金羅趙鎬來謹書

嗚呼今之衰與先生世若而先生世則先生能變夷爲華也今也則不有如先生者作而先生之道將墜地可哀也已於是本孫若士林益慕先生之盛蹟重刊先生之實紀此固圖以廣其布而壽其傳也凡我東邦五百餘載浹洽乎仁義者覩先生之蹟聞先生之風則莫不感奮而志維新也先生之道由是而復有所振作焉則詎非斯文之幸歟嗚呼 今上於先生賜祭文曰九原難作奈吾道何尚冀精靈陰隲斯

文樹我綱紀賁我景員 宸衷茲憂亶出於至誠而足感乎神人也金登于梓藏之硯山誠盛擧也役既畢以泰鉉之有所相役使識其事泰鉉是蹇劣而不文者何敢當也然而泰鉉亦切慕先生者不敢辭遂書于卷後時 隆熙三年之仲夏也嘉善大夫行忠淸道觀察使河東鄭泰鉉謹識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道在天地之間未嘗息也而有時乎不明者弘之之人不世有故耳自孟子沒孔子之道不傳至朱子作集成羣賢吾道如日中天朱子後孔子耳河西金先生所謂天地中間有

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者豈不信然我東僻在海隅縱被殷師八條之教降自勝國竺教滔天世尚不知尊孔子況知有朱子乎於是天眷斯文篤生弘之之人晦軒安子是耳安子之生當宋之淳祐三年癸卯距朱子歿四十三歲後四十八年庚寅如元得見朱子書知其爲孔子嫡傳手抄以歸卽朱子歿後九十一年而其書東書東道亦東矣蓋九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終必有始天之氣數也道在天地之間未嘗息也著斯可驗矣而其諭太學諸生有曰欲學孔子當先學朱子又與元朝學官輩論性理脗合朱子顧

其學深有得於朱子者如是矣遂以是傳之菊齋益齋牧隱圃隱諸賢至我　朝群賢輩出儒化之盛上溯洙泗下接洛閩此安子所以弘道著然矣弘孔子之道者朱子也弘朱子之道者安子也而世之人但擧內田宅藏獲以興太學爲安子功嗚呼其知德者鮮矣實紀之刊行屢矣尚有校勘未盡者又有事實隨時增加者道統祠士林庸是協議董勞剞劂凡五刊也商永與聞校讎得窺其事行顚末也故道其弘道大略書諸卷末以寓景仰之萬一云爾辛酉四月下澣後學德水李商永謹跋

道之興廢寔關時運之盛衰然剝有碩果之理故必
生豪傑之姿使之扶陽焉若晦軒安子是也安子生
當麗季之敎懷襄之世以一身擔三綱五常之重以
一心涵天命四氣之和繼紫陽嫡統於萬里之外而
開後學於無窮儘退翁所謂闡敎吾東百世攸宗也
然世之尊慕安子者徒知事功之巍然煥然而不知
學問之宏邃惡知安子之爲安子哉安子一見朱子
書知爲聖門嫡傳有曰欲學仲尼當先學晦菴觀此
一語其理學可知矣誠敬所至遠近感化遂使東土
變夷而華之儒化丕興羣賢輩作稱爲鄒魯之邦者

迄今六百餘載而世局奇變聖道墜地春草之歎又甚於昔日矣歲己酉李道默李祥奎鄭圭錫趙鎬來柳震台諸章甫倡詢域內僉議特建道統祠於硯山以追體安子精舍故事越辛酉本祠諸儒以實記編秩失序病之續刊而完焉以明安子心法於天下於乎偉哉碩果之理其在斯歟容禧忝在淵源遺裔不勝欽感忘其僭越敢書編末重光作噩季秋下澣後學金海金容禧謹識

晦軒先生實紀跋

晦軒先生實紀跋

晉州硯山藏板